

如果說孔子是中國歷史上第一位偉大的私學教師的話，章太炎可說是最後一位重要的私學教師。章太炎一生有四次講學，一九〇八年在北京，一九一三年在北京，一九二二年赴上海，一九三四之後於蘇州。其及門弟子，可以開列很長的名單：朱希祖、馬裕藻、沈兼士、錢玄同、陳大齊、黃侃、朱宗萊、康寶忠、劉文典、魯迅、周作人、許壽裳、吳承仕、汪東、李亮工、馬宗霍、王乘六、孫世揚、姚奠中、王謩、沈延國、姜亮夫、諸祖耿、王仲榮、徐復、湯炳正、潘景鄭、朱季海、沈士遠、曹聚仁、錢家治、黃紹蘭……民國初，中國的大學剛剛建立，這些大學裏第一批文科教授，有幾十位是章太炎的門生。「章門」出來的文史哲傑出人才，超過同期北大清華培養的同等級別的人才總和。

審查歷史，我們會發現存在上承顧炎武、戴震的章太炎式的啟蒙、章太炎的民族

主義學說、章太炎的文學復古主張，以及章太炎定義的國粹。閱讀《章氏叢書》的人並不多，「章氏國學講習會」的聽講者更為有限，但章太炎的學問和思想，很多已然成為今天的常識，如漢語拼音的前身注音字母，即是他的發明。他於《儒行》的推重，對「大獨必群」「依自不依他」的宣揚，他於中國學術「自下倡之則益善，自上建之則日衰」的判斷，對「學以求是，不以致用，用以親民，不以干祿」的提倡，都在悄然改變着後學的思想與觀念。他從來都不是一個正統派，他所看重的莊生之玄、荀卿之名、劉歆之史、仲長統之政、諸葛亮之治、陸遜之諫、管寧之節、張機范疇之醫，在中國文化的譜系中絕非主流，也不顯赫，但卻包含着作為學者的個人心得和遠見卓識！他作為革命者的傳奇人生，「七被追捕，三入牢獄」，「以大勳章作房壁，臨總統府之門，大詬袁世凱的包藏禍心」，他的「章瘋子」

綽號，動不動就罵人的脾氣，與康有為、梁啟超的經典論戰，對於廢漢字採用萬國新語的嚴厲駁斥，早已成為二十世紀中國歷史敘事中真摯生動的篇章。在普天下的中國人最缺乏民族自信心的虛弱年代裏，大聲疾呼「用宗教發起信心，增進國民的道德」，「用國粹激動種姓，增進愛國的熱腸」的，除了章太炎，「並世亦無第二人」！

顧炎武說，「君子之為學，以明道也，以救世也。」生逢亂世，存亡續絕的關鍵，既非政權，也不是國土，乃文化。以傳承中國文化為己任，章太炎一生不改。在獄中書裏他曾寫道，「上天以國粹付余。至於支那國祚壯美之學，而遂斬其統緒，國故民紀，絕於余手，是則余之罪也。」「吾輩但當保存國故，作秦代之伏生耳」。

章太炎認為，大概歷史中間最要緊的幾件，第一是制度的變遷，第二是形勢的變遷，第三是生計的變遷，第四是禮俗的變

遷，第五是學術的變遷，第六是文辭的變遷。為我們講述這些變遷，是他的特長。他曾計劃寫作一百卷六七十萬字的《中國通史》，可惜沒有完成。

在五卅運動「砸爛孔家店」以前，對於儒家思想批評最激烈者，是章太炎。他說「孔教最大的污點，是使人不脫富貴利祿的思想」，「儒家之病，在以富貴利祿為心」。民國建立，他立即告誡革命黨，不應該為自己謀私利。他曾著文《革命之道德》，提出三個標準——「知恥、重厚、耿介」，以此要求每一革命黨人。魯迅臨終前寫的最後一篇文章裏，對於章太炎的《中華民國解》一文念念不忘，大有深意。

章太炎不是教人捨舊謀新，而是教人溫故知新，在他看來，只有溫故知新，才能返本開新。

(十七)



章太炎

白話文人物志
李春陽

冬日風光迎客來



市井萬象

初冬時節，甘肅省敦煌市鳴沙山月牙泉風景區風景如畫。圖為遊客在景區遊覽。

新華社



跨越歷史的塵埃



英倫漫話

江恆

灰塵，看起來平淡無奇，但如果我們仔細觀察，會從這些微小的漂浮顆粒中看到最重要的東西——歷史、時間和生命本身。這並非危言聳聽，不妨從一個貼身的例子講起。兩個世紀以來，倫敦的建築是黑色的，那是由於空氣中一直瀰漫着煤火產生的硫磺煙灰，即英國藝術家約翰·薩坦筆下的「豌豆湯霧」，導致整座城市被一層薄薄的碳粉所包裹。倫敦是如此骯髒，以至於人們不記得它原本的樣子，所以當一九五四年修繕唐寧街十號首相府時，人們才赫然發現清洗後的建築物外牆是土黃色的。一時間，公眾無法接受這個事實，於是乾淨的建築又被人為地漆成黑色，以保持以前熟悉的外觀。

到上世紀八十年代末和九十年代初，倫敦的建築物又進行了一次大清洗。人們很快遇到了兩個難題：一是部分倫敦地標性建築上的灰塵很難清潔，比如威斯敏斯特國會大廳，其作為國會中最古老的建築，由諾曼征服者的兒子威廉·魯弗斯在九百多年前建造。工作人員發現，其建築材料以石灰石為主，屬於多孔和可溶的物質，因長期受到嚴重空氣污染和濕氣的腐蝕，灰塵已深入滲透，如用高壓水槍清洗，那些精緻的浮雕很容易遭受損壞。二是就算用破壞性小的方法清洗，灰塵被沖入下水道，但它們並沒有消失，而是和清潔劑混在一起，變成了新的化學污染物，隨時又在某個地方出現。與此同時，大量汽車尾氣排放出來的棕黃色粉塵，取代了過去黑乎乎的碳粉，繼續附着在建築物的外牆上。

由此可見，灰塵的生命力是多麼持久和頑強。如同《廢土》一書的作者、英國作家奧利弗·富蘭克林所說，「你用雞毛揮子清理灰塵，只是將羽毛上的動能轉移到這些微小的顆粒上，它們快樂地飛到空中，漂浮片刻，然後再次輕輕地落下來，將它們自己重新分布到你剛剛擦拭的表面上。」就算你使用的是濕布，「你的手指壓力會磨損布料和表面，留下微小的破碎纖維顆粒，它們會形成新的灰塵」，意味着你永遠不會得到完全乾淨的東西。若從時間的維度來

看，灰塵不僅是歷史的見證者，甚至也是生命的一部分，正如西方人眼中的塵歸塵，土歸土。

雖然灰塵微不足道，卻不可小瞧它對自然的影響力。如同英國作家傑·歐文斯在《塵埃：萬億粒子中的現代世界》一書中提到，每個灰塵顆粒很小，但它們聚集在一起會產生巨大力量。在宇宙間，行星際塵埃穿過銀河系並進入地球大氣層後倖存下來，撒在極地冰蓋上，使氣象學家能夠一睹宇宙遙遠的部分。在地球上，每年大約有二十億噸灰塵被提升到高層，它們吸收和反射太陽的能量並產生雲，從而直接影響全球溫度和氣候。同時灰塵也是生態循環的重要部分，它在全球範圍內流動，為森林和海洋中的浮游生物提供養料。比如，來自撒哈拉沙漠的沙塵被哈馬坦季風吹起，穿過大西洋，為亞馬遜河施肥。

當然，灰塵對自然也有負面影響，其中很大部分又與人類有關。以歐文斯在書中的描述為例：二〇一五年，他旅行穿越加利福尼亞州公路時，途經歐文斯山谷的一片沙漠，那裏長期以來是美國灰塵最多的地方。但該地以前卻是鬱鬱蔥蔥的景象，由於人們濫用水源，包括盲目用來填充荷里活的片場和豪華的室外游泳池，結果導致水源枯竭，不僅空氣中充滿灰塵顆粒，風中還瀰漫着砷和鎘等有毒物質，使當地成為不適宜居住之處，這既是一場生態災難，也是人造危機。事實上，上世紀三十年代美國沙塵暴災難也是如此，當時中西部地區

的農業因管理不善，一場沙塵暴就吹走了三點五億噸泥土，看着五英寸厚的土壤被大風從農場吹走，就等於看着上千年的土地勞作化為烏有，最終三百萬居民被迫逃離。由於灰塵飄到了更遙遠的地方，到處遮天蔽日，令芝加哥美好的春日變得異常寒冷，而紐約的路燈也必須在中午時打開，這些都是無法忘卻的悲劇。

值得一提的是，受人類社會影響，灰塵還被貼上階段的標籤。比如工業革命後，隨着骯髒導致疾病的觀點出現，清除灰塵成了生活日常，而這一責任不可避免落在了受壓迫的女性和少數族裔身上。與此同時，家裏有沒有灰塵成了英國人階級地位的象徵，窮人往往沒有時間和金錢來打掃房子，通常他們的工作是替富人打掃房子。如同英國評論家約翰·羅斯金在《塵埃倫理》一書所言，為工業革命提供動力的工廠和煤礦，使資本家們變得非常富有，付出代價的卻是工人的身體、肺部和血液。二十世紀的清潔史不僅是一部性別與階級差異的歷史，也是一部種族不平等的歷史。直到今天的倫敦，大多數從事除塵工作、清潔寫字樓的人仍是有色人種。

正如歐文斯所說，思考灰塵的原因之一，就是嘗試以跨越歷史的角度來觀察世界。灰塵是二十世紀的遺產，也是二十一世紀的問題，從空氣污染和沙塵暴，到荒漠化、乾涸的海洋和融化的冰川，而灰塵提醒我們，每一個人都與這個世界緊密相連，人類要想方設法保護好自己賴以生存的星球。



▲英國唐寧街十號首相府黑色外牆。

喝酒·划拳·唱曲曲(上)



閒話煙雨
白頭翁

刀郎在新疆時，有個雅號「羅三碗」。刀郎稱，「一碗天，兩碗地，三碗就是好兄弟。」從天山南

北，從草原莽林，從戈壁綠洲，下馬迎客是酒，上馬送客還是酒，何以暢情？唯有酒後放歌。刀郎的一曲《懷念戰友》：「天山腳下是我可愛的家鄉」，讓多少人落淚，讓多少人同唱，又是一碗碗情滿意深的懷念家鄉的酒。

趙瑜吾之老友，他寫過《兵敗漢城》，卻未親眼見過其兵敗酒場。趙瑜酒後划拳詭秘機警，穩穩的男中音，妥妥的煙酒嗓，深沉厚敦，出手難測，兩顆黑瞳仁緊緊盯着你，似乎想看透你的下一拳。十拳九勝，也少見趙瑜敗下陣來。他擅長划上黨地方的快拳，那划拳的嗓音，隱隱聽出一種家鄉上黨梆子的韻味。

陝西漢子酒桌上划拳，那「碰頭彩」就唱得高腔入雲，地道的秦腔吼。四目相會，咧嘴一笑，先張五指，合指變拳，所以稱划拳。划拳開始。先是「碰頭彩」，又稱「考腰牌」。兩人齊唱「見面喜」「喜相逢」。然後還有幾句對面吼：「龍虎鬥啊」「雁南飛啊」「跳山虎啊」「過澗龍啊」「賊上牆啊」「火上房啊」這才是「哥倆好」。

划拳在中國有很久遠的歷史，是大俗大雅的典範，群眾喜聞樂見的「吉祥活動」，喜事必有席，有席必有酒，酒酣之時必有拳，無拳酒不酣。划拳在隋唐時已經很流行，不過那時稱「猜枚」，直到今天，華北西北一些地方仍然延衍千年前的古稱謂，稱划拳為猜枚。猜拳有講究，地域不同，拳路不同，華北一帶講究禮儀為先，兩人對陣，拳未伸手，唱未張口，先立門牌，猶如軍前立旗。「門」前立

三盅酒，滿斟滿溢，點頭為話，一揮手，示意開划。叫陣有過門調，吐字要清楚，腔調要高亢，兩目要平視，表示尊重。吊着頭叫「獅子吼」表示藐視對方，低着頭叫「悶倒驢」表示不屑一顧。隨即像兩隻挑戰的大公雞，眼瞪眼，臉衝臉吼道「高高山上一頭牛，兩個犄角一個頭，四個蹄子分八瓣，尾巴長在屁股後頭。」蒼涼、嘶啞、飄逸、古樸，這段拳前曲不是乾吼，要伴以動作，皆祖祖輩輩，約定俗成，無師自通，唱「高高山上一頭牛」兩位對陣叫板的人同時把右手四指攥攏，大拇指豎起，拳對拳，指對指，又叫「兩個犄角一個頭」，兩個人同時把左右兩手豎在左右兩耳旁，唱到「一個頭」時，又把左右手同時由掌攏成拳，豎起拇指，講究拳拳相對，指指相聯。又唱「四個蹄子分八瓣」，左右兩手一變，分別揚起作四指狀，唱到分八瓣時，雙手齊作八狀，最後唱「尾巴長在屁股後頭」，兩手回收，夾腰提臀挺胸昂頭，夾起腰來，要左右提兩搖，方知載歌載舞始於此，歌亦舞，舞亦歌，兩個漢子，燒酒灌紅了臉，一直紅到脖子，張開大嘴，青筋暴起，一種真情的發洩，一種帶有野性的張狂，一種帶有博弈的較量，然後才是「五魁手啊」「六六六啊」「八匹馬啊」……

也有的地方習慣於划快拳，也叫裸拳，北京、天津小酒館中皆興快拳，擡起袖子，腳踩板櫈，伸手就划，開拳詞也是一問一答。

喊一不唱一，吼出來是「過大年啊」，對手吼二不說二，喊出來時「拜天地啊」；喊三出嘴就是「劃開張啊」，吼四張口就是「四牌樓啊」，也好聽，你聲高，我憋足勁也要壓你一頭。划拳的基本博弈點就在你口中喊的數目與你伸出的手指，加上對方出的手指正巧巧合，你就贏了，對方喝酒；如果你嘴裏喊的是「劃開張啊」，伸出的手指卻是五指一掌，這就是「黑拳」，須罰一杯。接連兩次「露黑」，就被取消划拳資格。



黛西札記

李夢

深圳讀書月在秋高氣爽時節，如約而至。從中心書城到特色圖書館，從大中小學到社區街巷，閱讀推廣活動各具特色，氛圍愈發濃厚。

上周末，我也獲邀前往深圳，擔任「深圳十大佳著」評審，作為香港出版文化業界代表，與來自中山大學、山東大學及深圳大學的知名學者與專家一道，選出屬於本年度深圳的十本好書。

「深圳十大佳著」評選活動是深圳市常設性本土文學年度好書評選活動，自二〇一四年至今已成功舉辦十屆，已然發展成為備受深圳乃至粵港澳灣區文壇關注的年度盛事。評選分為小說與詩歌類、非虛

構類兩種，單雙年交替進行，十年來選出了一百部優秀著作，從不同維度展現了深圳文學創作的活力和魅力。

本年度「十大佳著」評選類別為「小說與詩歌類」，遞交的作品題材和體例不同，既有長篇小說、中短篇小說集、詩集，也有科幻和奇幻文學種種。作者背景亦多元，有些是從事文學寫作數十年的資深創作者，也有在此地讀書或工作的新深圳人，更不乏眼界開闊、熱衷寫作的「深二代」。儘管我知道深圳政府與業界這些年來為閱讀推廣和藝文普及做了不少實實在在的工作，可當我在評審會議室中見到數量眾多的送審樣書，見到作品字裏行間展露出的自信與表達的熱情，更不由對深圳這座城市文學創作的數量之多、質量之高而衷心讚嘆。

評審期間，深圳本地的資深文學創作

者及評審老師分別介紹參評作品的特色以及創作人的背景，更讓我對深圳本土文學創作的厚度與廣度有了更為深入的認知。在深圳，這個講求速度和效率的國際都市，熱衷文學創作的人並不在少數，且市裏以及各區的作家協會推展了不少扶持項目，為青年創作人的培養及發展搭建平台。如今深圳文壇的澎湃創意，便與這些持之以恆的支持舉措密不可分。

閱讀氛圍的養成，城市氣質的塑造，從來不是一朝一夕，而是經年累月、久久為功。香港建設中外文化藝術交流中心，除了需要規模大、影響廣的藝文盛事，也可效仿深圳扶持文學創作和青年作家的成功模式。香港文學曾有過輝煌，而着眼當下及未來，必也要有熱愛這座城市、書寫這座城市的創作人美美與共，生生不息。